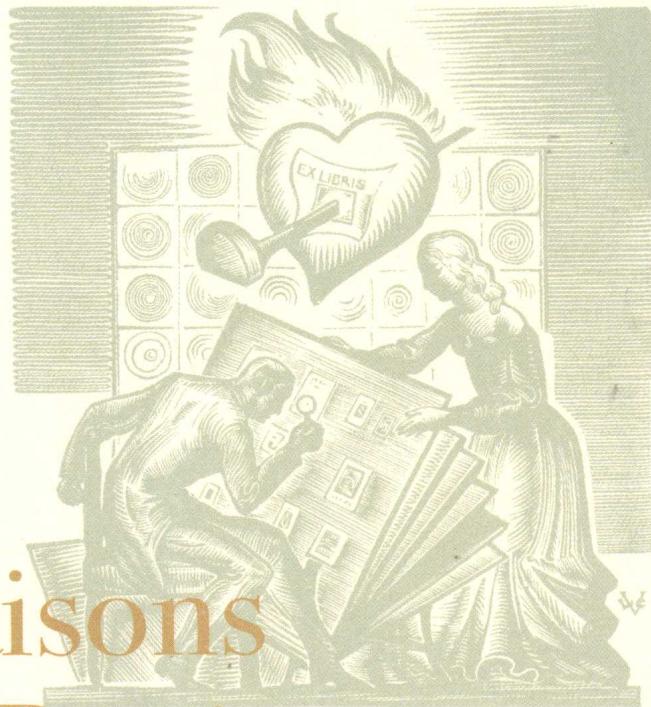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BIBLIOTHEQUE DE FRANCE



Raisons Pratiques

Pierre Bourdieu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 著 谭立德 译

实践理性

关于行为理论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68

0.1/2



本书是布尔迪厄对自己数年来探讨的“行为理论”的一个总结。通过对空间、时间、实践、卡比利亚的礼仪和亲属关系、文学作品、国家精神、艺术感知范畴、学校制度等诸方面多维度的深化探索，对诸如“场域”、“习性”、“资本”、“象征”等概念，进行全面而深入的阐释。

作者致力于论证就法国特殊情况而构建的模式的普遍性。这些模式建立在关系的哲学和性情倾向的行为哲学上。

责任编辑：张志军
封面设计：罗 洪

ISBN 978-7-108-02378-0

A standard linear barcode representing the ISBN 978-7-108-02378-0. The barcode consists of vertical black lines of varying widths on a white background.

9 787108 023780 >

定价：19.80 元

C912.68

B980.1/2

8

Raisons Pratiques

Pierre Bourdieu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 著 谭立德 译

实践理性

关于 行为 理论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理论 / (法) 布尔迪厄著；谭立德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2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ISBN 978 - 7 - 108 - 02378 - 0

I. 实… II. ①布… ②谭… III. 行为科学－理论研究
IV. C912.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2619 号

丛书名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书 名 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理论

作 者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

译 者 谭立德

丛书主编 王东亮 杜小真 罗芃 孟华 (以姓氏笔划排列)

责任编辑 张志军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图 字 01-2007-326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 / 32 印张 7.25

字 数 137 千字

印 数 0,001 - 5,000 册

定 价 19.80 元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总序

法兰西使人发现她是这样一个民族，人们可以凭借精神与情感——犹如凭借种族归属于她。

——勒维纳斯《困难的自由》

法兰西之独特魅力源于她的灿烂文化。当今西方文化学术领域诸多重要思潮及流派均可溯源于法兰西。故欲了解西方文化、促进中西文化沟通，不可不对法兰西文化作深入、中肯的研究。然而，当代法国诸多文化学术重要作品于国内介绍甚少，更因所译作品多系英、德文转译，有碍读者对原作之正确理解与认识，甚而造成某些理论不实与失误。故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法语学术著作的译介，确是当务之急。

北京大学中法文化关系研究中心组织翻译了《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意在向广大读者译介法兰西文化学术精品，促使法兰西文化学术译著规模化、系统化。丛书所选，以当代法国名家名著为主，从文化角度收入当代法国哲学、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历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等领域的优秀代表之作，分五个系列编辑。

企盼《丛书》能够成为既具学术品位又具普及性的书库，有助读者凭借精神与情感感受法兰西文化，实现中法文化学术之真实、深入而持久的交流与对话。是所望焉。谨为序。

北京大学中法文化关系研究中心

前　言

我曾着手就法国的特殊情况而构建的模式，对外国读者论证其普遍有效性。这种情况也许能允许我在这些讲演中涉及我认为我工作中的最基本的东西。毫无疑问，由于我的过失，这些东西常常和读者及评论家们，甚至最有善意的评论家们擦肩而过了，这是一些最基本、最深刻的东西。

首先，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关系的哲学。因为，它把关系列为首要地位。虽然，这门哲学属于整个现代科学中的一门，但是，如果我们相信像卡西尔和巴什拉尔那样不同的作家，那么，这种哲学在社会科学中就只是很少被应用的，当然，这是因为它非常直接地反对社会世界的一般（或半学术性）想法中的陈规。而这种陈规更多地与个人、团体等实际“现实”相连，而非依附于人们既不能描绘，也不能用手指触摸的客观关系，这种客观关系必须通过科学的研究获得、建立并使之有效。

其次，是有时被称为性情倾向的行为哲学。这种哲学注意到属于行动者团体和他们活动的环境结构，或者，确切地说，属于行动者的关系的潜在性。这一浓缩在一些基本概念，如习性、场域、资本的哲学，它的关键是客观结构（社

会场的结构)和混合结构(习性结构)之间双重意义的关系。这一哲学截然不同于言语活动中人类学的预先假定;社会行动者,特别是知识分子常常最相信用言语活动来阐释实践(尤其是当他们以狭隘的理性主义的名义,把所有不是产生于独立的、完全意识到自己动机的个人明确给出的理由的所有行为和表现视为非理性的时候)。它同样反对某些结构主义的最极端的论点,不愿意把它认为极其积极而活跃的行动者还原为简单的结构副现象(这使它在两种立场的支持者看来同样显得有欠缺)。这种行为哲学一下子就显示出来了,同时它与许多未加检验便被引入学术性话语(主题、动机、行为者、作用等)的公认的概念决裂,与个人/社会、个人的/集体的、有意识/无意识、谋求私利的/超功利的、客观/主观等一系列社会上的严重对立相决裂;这些对立仿佛是由规范地形成的整个精神所构成。

我意识到,我很少有机会能通过话语的唯一效能来真正传达这门哲学的原则和实践的性情倾向,以及它们体现于其中的“职业”。更糟的是,我知道,按平常习惯,把它们称为哲学的同时,我看到它们转变成可在理论上进行探讨的理论主张,这些主张能够对常用的和受到检验的,以某种方法构成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的传播形成新的障碍。但是,我希望,我至少能够协助消除那些对我的研究工作的某些根深蒂固的误会,特别是那些因为没完没了,有时故意重复的毫无目标的反对意见而造成的误会,那些有意无意地

同样地把之还原为荒谬而产生的误会。^① 我想起了例如对“整体论”或“功利主义”的指责，想起了由于读者的分类想法，或由于渴望当作者的人那种还原论的急躁而产生的其他明确的分门别类。

我觉得那么多知识分子反对社会学分析，这总令人怀疑是还原论者的无理举动，当它直接针对他们自己的领域时就尤其显得丑恶。这种反对植根于某种错误定位的名誉攸关（精神上）的事，它阻碍他们接受人类行为的现实表现；而人类行为是社会世界科学认识的原始状况，或确切地说，在一种与他们的“主体”尊严完全不相符的观念中，人类行为使他们在实践的科学分析中看到对他们的“自由”或“无私”的违背。

的确，社会学分析很少让步于自恋，它彻底消除那些不惜任何代价，把自己想象成“最不可替代的人”所捍卫的人类生存的极其自得的形象。但是，这种分析是作为社会的人，也就是说作为特殊的人，认识自我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这一点也是确实的。如果说，社会学分析认为幻想的自由有问题，它会提出某些最有效的方法来得到社会决定论认识允许的、以种种决定因素获取的自由。幻想的自由是那些在自我认识的形式中看到“阴间之行”的人允许自己享有的、他们周期性地欢呼风靡一时的“自由的社会学”（三十年前，某位作家已经为这个名词辩护）的最后体现。

^① 有必要在一些场合和面对不同的读者提出同样的原则，对这些批评的参照是人们在本书遇到的，我为了阐述清楚而坚持重复的原因之一。

目 录

1	前言
1	一 社会空间和象征空间
4	现实是关系性的
12	类别的逻辑
17	附录：“苏维埃”的变种和政治资本
22	二 新资本
23	学校，麦克斯韦妖魔
28	艺术还是金钱？
36	附录：社会空间和权力场
41	三 论作品的科学
42	作为文本的作品
46	化约为语境
48	文学小宇宙
49	位置和主观态度
53	世纪的最后场域
57	历史感

60	性情倾向和轨迹
62	附录一：传记的错觉
72	附录二：双重决裂
79	四 国家精神——科层场域的生成和结构
83	根本性怀疑
86	资本的集中
95	象征资本
103	国家的精神建构
111	对垄断的垄断
113	附录：家庭精神
115	有根据的虚构
118	人为的工作
119	社会再生产的场所
122	国家和身份
126	五 超功利行为是否可能？
128	投资

131	反功利主义
140	超功利性就像激情
144	普遍化利润
147	附录：关于实践、时间和历史的谈话
153	六 象征财产经济
155	馈赠和礼尚往来
162	象征炼金术
167	承认
170	计算的禁忌
177	纯粹的和商业的
181	主教们的笑
194	附录：关于教会经济
197	七 学院观点
198	严肃地玩游戏
201	理论观点的理论
206	普遍概念的特权
211	逻辑的必然性和社会约束
215	自相矛盾的道德准则

一 社会空间和象征空间

我相信,如果我是日本人,我不大会喜欢大多数不是日本人撰写的有关日本的东西。^①二十多年前,我开始对法国社会发生兴趣的时候,两位日本社会学家南博与和辻哲郎针对鲁思·本尼迪克特那本著名的书《菊与刀》,批评了书中对法国人种学所做的美国式研究工作。我得承认,当时这种美国式的研究工作引起了我的愤怒。因此,接下来我既不会对你们谈论“日本的敏感”,也不会谈日本的“神秘”或“奇迹”。我要谈一个我熟悉的国家——法国,这倒并不因为我在那里出生,我说那里的语言,而是因为我对它研究得很多。那么,我这么做是否意味着,我将封闭在一个特殊社会的特殊性里,而一点儿也不谈及日本呢?我不这样认为。相反,我想,在介绍我针对法国的特殊情况而构建的社会空间和象征空间的模式的同时,我不会不跟你们谈谈日

^① 此文是 1989 年 10 月在东京大学作的讲演。

本(就像在其他地方那样,我会谈到美国或者德国)。如果我谈到法国的《学术人》,这篇讲话甚至会使你们觉得充满着个人暗示。我愿意鼓励你们并帮助你们深入地进行与众不同的阅读;这种阅读除了能构建一个对付分析的极好的防御体系,在接受方面,它还确实等同于对外来特性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引起那么多有关日本的研究工作。

我的研究,特别是《区分》这部书,尤其面临这样的阅读。理论模式在书中并没有被点缀上各种符号,而人们不用参照任何经验现实,照例从这些符号认出了“宏大理论”。社会空间、象征空间或社会阶级的概念从来没有在自身或为自身而认真审查过;这些概念在一项理论与经验不可分离的研究中得以使用并受到考验,这项针对确立在时间和空间里某一客体,亦即七十年代的法国社会的研究,调动了众多审视方法和措施,数量的和质量的,统计学的和人种学的,宏观社会学和微观社会学的(与没有意义的对立一样多);这项研究的报告并不使用许多社会学家,尤其是美国的社会学家让我们习惯的语言,这种语言只将其普遍性的表象归于某种不精确和被日常使用不恰当地切分的词汇的不确定——我仅举一个例子,“职业”这一概念。多亏有了一种使统计图表、摄影术、会谈摘要、文献资料的复制品和分析的抽象语言可能并列的话语蒙太奇,这份报告使得最抽象的和最具体的同时存在,一张在打网球的共和国总统的照片或对面包店女店员的采访与对习性的统一和生成能力的最形式化的分析并存。

事实上，我的全部科学事业都从这一信念中得到启发，即确信只有深入一个经验的具有历史处境的现实的特殊性中，才能理解社会世界最深刻的逻辑，而且把这一特殊性建构成为一个按加斯东·巴什拉尔所说的“可能的特殊情况”。也就是说，就如同在一个可能构型的有限领域里的一个典型例子。具体地说，这意味着，我以法国七十年代的情况为依据提出的社会空间的分析，就是目前应用的比较历史学或者隶属于特殊文化区域的比较人类学，而比较人类学致力于在观察到的变化之中把握不变量和结构。

我确信，尽管根据这一逻辑而构成的模式应用于另一个社会世界的手段看上去完全是种族中心主义的，但是，它无疑更尊重历史的（和人物的）真实，尤其是从学术上讲，比那些首先热衷于独特差异（譬如，我想到，就日本的情况而对“娱乐文化”所说和所写的东西）的异国情调爱好者对表面特性的兴趣更加富有成效。研究者比一般好奇的人更谦逊，但同时也更有奢望，他们力求理解一些尽管有各种原因，但在本地人和外国人眼里依然看不到的结构和机制，把它们作为社会空间建构的原则或这一空间的再生产机制。他们要在所谓具有普遍有效性的模式中来表现这些原则和机制。于是，他们能够发现区分结构和性情倾向（习性）的真正差异。必须在不同的集体性历史的特殊性中去研究这些差异的原则，而不是在天性的——或“精神”的——独特性中研究。

现实是关系性的

正是在这样的意图支配下,我来介绍一下我在《区分》一书中所建构的模式。我首先尽力防止对结构分析,或者更恰当地说关系分析的“实体性”阅读(在此,我参照恩斯特·卡西尔所作的“实体的概念”和“功能的或关系的概念”之间的对比,但无法想起细节)。为了使自己被人理解,我会说,“实体性的”和朴素的现实主义的阅读,把每一种实践(例如打高尔夫球)或消费(例如中国烹调)都视为它本身,对于这种阅读本身来说,与可替代实践的领域无关,它构想出社会地位(或被认为是一些实质性整体的阶级)和情趣或作为某种机械和直接关系的实践之间的一致。举一个无疑比较容易的例子:日本的或美国的知识分子装作喜爱法国烹调,而法国的知识分子经常喜欢去中国餐馆或日本餐馆;或者尽管东京或第五大道上那些时髦商店起的是法国名字,而圣奥诺雷大街的时尚商店则标着英语名字,例如 hair dresser^①;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在这件事中,能够看到对这一模式的一种反驳。另外一个例子,我想是更加明显;你们大家都知道,在日本,乡镇里受教育最少的妇女,选举协商的参与率最高,然而,在法国,正如我曾通过一次民意调查表的“无回答”作的分析所证明的那样,“无回答”率——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比率——在妇女、受教育少的人群以及经

① 英语:理发师。

济上和社会上一无所有的人中尤其高。在此，某种虚假的差异掩盖了真正的差异：“不参与政治”与剥夺生产政治舆论工具相连接，这时，表现为简单的“经常缺席”，它在某种不同政治的参与中表示出来。应该考虑一下是什么历史条件（在此，应引用日本整个政治历史）使得保守的政党在日本通过煽动手段争取支持这一非常独特的形式，能够从权力的无条件转让中获得利益，确信不具备参与所必要的法定和技术能力的想法对保守的政党有利。

属于常识——和种族主义——的实体论的思想方式，把适合于某个时刻的某个社会里的某些个人或团体的活动或爱好看作基本属性，一劳永逸地作为一种生活必需的，或文化的（这并不更有价值）要素；这种思想方式不再是在不同社会之间，而是在同一社会相继各个阶段之间的比较中，导致同样的错误。例如，今天，网球或甚至高尔夫球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有地位显赫的人参与，由于这样的事实，某些人因此愿意看到现成模式的某种反驳——其图表所显示的被构建阶级的空间和实践的空间的一致，提出了一种形象化和概要的表现。^① 与反对我的意见几乎同样严肃的异议是，高尚的体育运动例如骑马或剑术（或日本的武术）不再是贵族的特权，就像它们早期时那样……一种开始时高贵的习俗可能被贵族们抛弃——这是常常发生的事情——这时，这种习俗被人数越来越多的资产者和小资产者，甚至平

^① 参见《区分》，子夜出版社，巴黎，1979年，第140—141页。